



博 览 文 丛

QINGHUAI YU FENGDU

情怀



《博览群书》

杂志精选集

陈品高 主编

风度

人民出版社

■ 陈品高 主编

QINGHUAI YU FENGDU

情怀



《博览群书》
杂志精选集

风度

责任编辑：陈鹏鸣
特约编辑：翟金明
版式设计：郭清霞
封面设计：林 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怀与风度/陈品高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01-007214-2

I. 情…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464 号

情怀与风度

QINGHUAI YU FENGDU

陈品高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peoplepress.net>

诚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36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978-7-01-007214-2 定价：23.8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编者敬启

由于本精选集中的文章时间跨度大，部分作者的通讯地址、电话等发生了变化，我们几经努力仍联系不上。烦请知晓人士或作者见书后及时与《博览群书》杂志社联系，以便致奉薄酬和样书。联系电话：（010）67078104。

目 录

◎学者的情怀

岂止妙手偶拈得

——董桥和他的散文 伍立杨 /3

读《增补燕京乡土记》

——怀邓云乡先生 韩府 /7

重读《西滢闲话》 阎晶明 /14

学者的情怀与风度

——读来新夏先生的随笔 宁宗一 /20

读蓝英年 祝兆平 /24

我编《智民之师·张元济》 傅光中 /29

竺可桢的思想风采 智效民 /34

可有兰荇绵世泽 徐雁平 /37

多事不过陈平原 周义 /41

知堂文章的“流氓鬼”与“绅士鬼”	郑勇	/46
瓜蒂庵里 不饮而醺	苏迅	/55
陈寅恪的历史悲情	吴小龙	/59
专家之学寄遥深		
——徐中舒学述	王晓清	/71
李长之的晚年悲剧	张蕴艳	/75
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	张国刚	/87
千秋光焰照诗坛		
——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的治学与创作	刘梦芙	/95
启功老师的“检点平生”	王得后	/104

◎文学的真实

梁实秋及其文学美学论著	温儒敏	/111
性格怪异 文章千古		
——读《苏曼殊评传》	荻枫	/119
艺术与人格的尊严		
——读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	刘文华	/124
鲁迅 吴宓 邵祖平		
——一件旧案的发覆	散木	/129

为惜苍茫 景物无人赏

——历史下的顾随和《顾随全集》 徐晋如 /136

孤独的但却是自立的

——与曹雷谈曹聚仁 王巍 /142

王小波的“生活禅” 庞晓林 /147

灵魂贴近林语堂 王兆胜 /151

庾信文章老更成

——余敦康先生印象 周瑾 /155

漫说严复的“信、达、雅” 吴小龙 /161

◎坚实的思考

中国人丑陋吗？

——就教于柏杨先生 孙国栋 /171

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顾准 张桂华 /185

董康和他的《曲海总目提要》 淮茗 /197

郑逸梅先生“三忆”序 陈子善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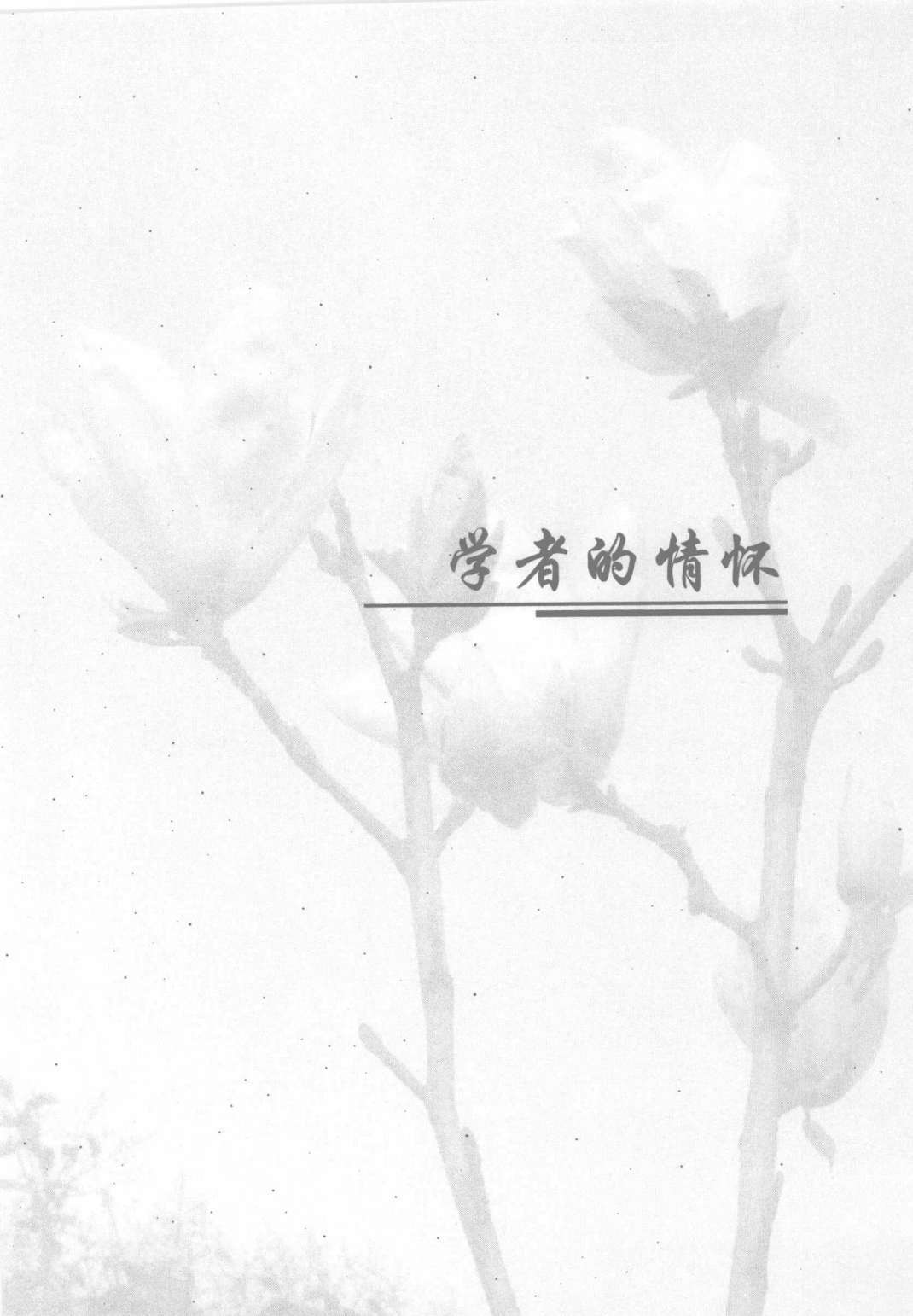
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为例 徐雁平 /206

读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张志伟	/216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从“求真”与“求好”说起 蒙培元	/225
关于金岳霖的七个话题	
——再说金岳霖 散木	/242

◎历史的见证

浩然之气 赤子之心	
——读《马寅初传》 邓嘉	/261
费孝通和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 芮德法	/265
叶圣陶祖孙三代的藏书故事 王晓明	/268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壬秋和杨度 王学泰	/275
舒芜先生的“背叛”和祝勇先生的辩解 袁良骏	/288
“联圣”妙作幸有传 陈礼荣	/293
孙犁读史 林谷	/302
章士钊的从政困局 尤小立	/308
寻找真正的学者（代后记）	/313



学者的情怀

岂止妙手偶拈得

——董桥和他的散文

◎伍立杨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是一句老话了，可是真正的妙文究竟不多。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无聊文、没紧要文、游谈无根文、松松垮垮文、倚老卖老文、故作高深文，或文理不通、或寡情少识、或好为人师，这种令人打呵欠的文章，不是太多了一点么？

三联书店推出的香港作家董桥的散文集《乡愁的理念》，却给我们送来一种意外的惊喜。那些透彻议论，巧譬罕喻，通脱识见，蕴藉情怀，是那樣的信手拈来，闲散自然，涉笔成趣，文笔则跳荡活泼，收放裕如，令人在拍案激赏间，不禁要废书三叹，叹曰：久违了令人沉醉的文字！

文学作品之有别于一般文字，就在于它美。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董桥的文笔正是这样，或剪接感情，或圈点理念，或影印乡愁，文字自有一种皎洁灵动，清光照人的气质。文笔潇洒，不粘不著，而且起落裕如，富于弹性。“散场斜阳满街，依原路步回罗素广场，忽闻小客栈传出幽雅钢琴声，皆陈年旧曲；入内喝啤酒一杯，满室冷清，不见酒客，但见琴手老暮，独自闭目轻拂琴键，烂醉于如诗如酒之往昔情怀中。”（《英伦日志半叶》）其文笔多如此，正合于他

所推崇的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真笔真墨。简练而醇美，字句表里皆熔铸了情怀与思想，可叹的是这种真笔真墨正在慢慢凋零，因此尤其值得珍重。

表达是不易的，文学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达高度成立。董桥的散文最见出他表情达意的蕴藉含蓄，往往点到为止，却又一如意中所欲出，又多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情怀境界。董桥早年在成功大学毕业后，旋即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不难看出他的散文远绍魏晋风骨，近接王力、钱锺书先生笔法。进而综合诸家长处，是既有学者的燕服高冠，肃穆仪容，又有文人的野逸萧疏，灵动高华。他的文章中熔入了欧化语、方言、文言以及现代新词，使洋化于中，文融于白，各种语言质素的比例作适当的安排，如鱼之相忘于江湖，使得他的文体和语气摇曳变化，姿采斐然，活泼新颖，简洁浑成。哲学、文史、政治、经济诸方面学识的融会贯通，使他知人论世，擒纵自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菲尔丁相信荷马、维吉尔由于精通当时的各种学问，才使其笔下充满洋溢的文采。董桥的文章正是这样，融合了情趣、智慧和学问，使我们对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既羨且敬。就在看似抒写闲情逸趣、沉醉于往昔情怀的文字中，董桥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的欣慰和忧思。他相信人生不沾艺术等于空虚之说，他读余英时先生的《重新发掘文化泉源的第一锄》，感到“短短几百字，像暮鼓，像晨钟，教人庆幸这个时代到底还没有让噪音淹没掉”。他觉得当代的期刊似乎比较注重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超越的空灵的但实则触及现代人灵魂深处的许多问题都不大关怀”，于是提出“让政治经济好好过个周末”。他固然有着“干时无计谋生拙”的入世心情，但毕竟不甘心依傍“朝雨锄瓜夜读书”的出世境界，于是才有这样的议论：“最难过的是看到大陆上身心俱碎的前辈文人，他们风雪夜归的

心头滋味，分明不是生气两字了得。其他给活活整死的就更不忍细说了。人的尊严受过这样深刻的蹂躏，岂可轻轻淡忘！”真是掷地作金石声。他的这一类文章，卓然独立，思想情怀与文采并重。它们多在他主编了六七年之久的《明报月刊》上发出，实在是别具一格的“编者的话”，这些文章，说是感怀小品固然恰切，说是“载道”之文也未尝不可，有的竟以小说笔法出之，其实说它们是诗，也是可以的。

董桥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研究多年的马克思著作，对英美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更是烂熟于心，腹笥充盈。他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优秀的汉语文学中汉字善于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纯粹的默想代替了一部分语法，语句最大限度的经济，富于弹性，他的字句的展开，好像一把画面丰厚、韵味深沉的艺术折扇徐徐打开，令人沉醉在静思观照的三昧境界。的确，一个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纵横捭阖，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移步生莲，绝无冷场。董桥说他绝对崇拜钱锺书先生的识见，而他自己的文章也正是达到了野逸和醇雅的高度契合。钱锺书先生尝谓“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辞藻的特色”，董桥运用比喻，堪称炉火纯青。

人生不能无感怀，有感怀则不能无寄托，思想迸发出闪烁智慧火花的文字，必托文笔端而后快。作者自适其适，而读者也得移情悦性之乐。且看他谈人对书的感情罢。“人对书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益，但是翻了一辈子也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专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至于时事评论等集子，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文字自然很野逸，不过因了书卷气的融贯，气韵舒放，文采洋溢，既不乏

中国式的智慧，也显出英人的幽默。其《中年是下午茶》谓：

“中年是一场毫无心情的约会，你来也好，最好你不来！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绮思妙想，联翩而来，真是不可多得的妙文。类似的比喻还有“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至香火不传。”既标新立异，又富于才情，比喻的深度不可测量。

据说董桥生性爱逃避应酬，香港有好几个作家们的组织，他似乎一个也未参加。在大陆，知道他的人固少，在香港知道他的人也不太多；反而在台湾，他的名字倒印在很多人的心上。他生于1942年，福建晋江人。后就读于台湾成功大学。1980年继胡菊人之后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共编过八十期。结集散文共六种。他的散文在台湾比在香港风行。

（1993年第五期）

读《增补燕京乡土记》

——怀邓云乡先生

◎韩府

合上刚刚读毕的邓云乡先生签名赐赠的《增补燕京乡土记》，抚摸着它那素雅大方的封面，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我在想：这风靡海内外，一版再版的《燕京乡土记》之所以能赢得那样多的读者，除了它的丰赡的知识、真挚的感情、纯正的趣味、京华的风韵、美妙的文笔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答案是：著作的“书品”和作者的人格、朴实坦诚的文风、实事求是的态度，能让人在对书喜爱之外，还对作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信任感，一种崇敬之情。

《燕京乡土记》我前后读过三遍，每次拜读后，除了上面列举的几个优点，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大的就是邓云乡先生的写作态度，这次重读，这种印象更加强了。文如其人。读一遍《燕京乡土记》，你不但能够感觉到他的博学多识，感情细腻，而且还能知道他是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光明磊落、真率自然的人，实事求是的是他的根本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邓云乡先生是公认的饱学之士。仅《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征引提到的著作便可称洋洋大

观，由著作的体裁上看，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形式俱全，从日记书信，到笔记野史，从民间谣谚，到官修方志，从诗词曲赋，到宫廷秘史，以至小说唱本等，凡涉北京风土民情者，几乎可以说尽收于此，著名的经史子集且不说，光是被正统读书人瞧不起的所谓的末学杂流著作就多达二百多种。邓先生杂学旁收，虚心好问，善与人交，师友弟子遍天下，甚至与引车卖浆者流也真诚平等地作朋友。所以他具备相当丰富的别人从书斋里学不到的生活知识、民间口头文学知识。别的且不说，仅就近三四百年来北京风土人情这一领域，他便堪称是举世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专家。谈起北京来，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无论是旗风，还是汉俗；无论是礼仪习惯，还是风物景观；无论是街巷住宅，还是酒肆店铺，全部知根知底，讲述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叫人生观止之叹。然而，这样博学多识在别人看来简直是无所不知的“北京通”，却在他的誉声雀起的大作中，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哪些地方不清楚，哪些地方不太清楚。他在谈仿膳时引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的一份菜单，然后一五一十地逐样交代说：

“从这份菜单看，除了‘塞勒’是满语，不知是什么外，其它也还是普通菜，‘炉肉’是北京特产，‘跑’是否就是蔓菁丝呢？

‘掐菜’则是掐了头尾的绿豆芽。”（《饮饌名家·仿膳》）态度十分明朗，什么是自己清楚的，什么是把握不太大，带有猜测性质的，什么是自己根本不懂的，交代得清清楚楚，用邓先生熟悉的北京话来说：那叫做小葱儿拌豆腐——一清二白。他不以通人自居，信笔敷衍，更不是以专家自许，信口开河。这是他一贯的态度和作风。他并没有把自己装扮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正因为邓先生这样坦诚地不知为不知，我们才更觉得他的文章可信，他的人格可敬，他的治学态度端正严谨。

细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邓先生谈戏剧的文章较少见，这是

稍显意外的事，因为爱好北京文化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好京剧的，谈北京的人也自然不能不谈到京剧。但邓先生是个例外。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邓先生再三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懂戏，还老老实实说自己只爱看“三花脸”，丝毫不怕被行家们嘲笑为尚处于不入流的“顽童水平”。比如谈“京与昆”时，开门见山就直说：“我虽少年青年时代，在北京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近年又写了许多有关京华旧事的文章，但不懂戏，看过的也很少。因此，很少说到京戏，偶然写到一些，也都是外行话，这里几篇谈到戏的短文，也只能算是门外汉的乱谈吧。先此声明，并请内行的知友们多多指正。”正是由于先生说出了自己的“不知”，我们才更相信先生所说的那些“知”的，是真知、是确知。

二、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谈往事，说掌故，总不免要征引前人或同时代其他人的著作，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邓云乡旁征博引，涉及到几百位前人和几百种著作。在这方面，他同样也表现出高尚的品德，他的这种美德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从不掠人之美。不论是目见还是耳闻，只要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邓先生都要一一注出说明，故而他的著作光是征引著作的人名、书名就琳琅满目。在让读者感叹其读书之广的同时，又由衷地赞赏他的不掠人美的品德。

其二是不掩人之恶。邓云乡先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于前人的著述，他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抄引摘录，而是有鉴别、有取舍，必要的情况，还要订正讹误，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以维护学术的严肃性。相比之下，不掩恶比不掠美还要难以做到。因为前者需要的仅仅是自觉和诚实，而后者需要的则是勇气和眼光。在邓先生引用的著作中，作者既有硕学鸿儒，也有词客骚人，还有粗通文墨的潦倒书生、下层艺人，有久居京华者，有一时宦游